

替公主嫁进摄政王府的第一晚，王爷问我有什么才艺，出身街头又流落青楼的我想了想，问他：「胸口碎大石可以吗？」

《听弦声》（双替身，已完结，HE~）

1

见到楚衍的第一面，我就非常不喜欢他。

因为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「像，真像啊。」

第二句不是对我说的，是对我身边笑脸如菊花的鸨母说的：「买下她，要多少钱？」

「三万两。」鸨母报了个骗傻子的天价，没想到还真有傻子信了。

楚衍从怀里拿出厚厚一叠银票，拍在桌子上，「我买了。」

她买我花了三十两，转手卖了三万两。

这样好的生意，我也想赚。

坐上那金光闪闪的马车，我才知道，楚衍是陈国首富，掌握着本国经济命脉。

这三万两于他而言，实在是笔小钱。

被卖入青楼前，我跟着爹娘走街串巷地卖艺，吞剑会，喷火行，若忍一忍疼，胸口碎大石也是可以的。

原本赚的钱不算少，可惜哥哥整日往赌场跑，便总是不够用。

娘与爹一合计，许是娶个妻便能收收心，可彩礼从哪儿来？自然得卖了我。

我就这样被卖进了京城里最有名的青楼。

风吹日晒的野丫头，自然不比闺阁里养大的。

原本十两都不值，可鸨母姑娘见多了，凑近瞧瞧，说我这一双眼睛长得还行，所以多给了二十两。

后来，我对着楼里花魁烟柳姐姐的高清铜镜看了。

确实，我有一双褐中透着粉的眼睛，盈盈透着水光，睫毛也长。

只是除了眼睛，脸上其他部分都平平无奇。

楚衍倒不嫌弃，他将我带回去，像个闺阁小姐似的养着。

每日牛奶沐浴，花粉敷面，穿的是千金一匹的软烟罗裙，戴的是全套的东珠头面。

要不怎么说，美人都是钱堆出来的呢？

这样养了不过半年，我已经脱胎换骨。

一身凝脂般细腻雪白的肌肤，唇红齿白，黑发绸缎般光滑柔软，腰间系着白玉珰，站在镜子前，险些认不出自己。

「映离。」楚衍跨进门来，扔给我一套鲜红的衣裳。

我拎起来看了看，是件嫁衣。

怎么，难道他要娶我？

「你想得美。」楚衍嗤笑一声，屈着手指敲敲桌面，「换上吧。我赎你回来，原就是为了这一天。」

我就这样换上嫁衣，被楚衍塞进花轿，嫁到了摄政王府。

走街串巷时，我也听过不少传言，据说摄政王谢长越是先皇最小的弟弟，只可惜生母出身微贱，于是他也不得宠。

不料先皇突然殁了，太子又还小，倒让他掌了一大半的朝政。

且此人性格喜怒无常，行事又很是歹毒，人人都怕他。

原本要嫁谢长越的，是山弦公主姜令仪，皇上的姐姐。

可公主不愿意，皇上也不愿意，于是楚衍特地去寻了我，代替公主出嫁。

我在房里坐了半宿，直到带着一点零星酒气的谢长越进了门。

他屏退下人，挑了盖头，仔仔细细地看着我。

我谨记楚衍的吩咐，保持着一副高傲冷漠的姿态，任由他打量。

直到谢长越剥了我的衣裳。

直到他在我后背摸到一小片伤疤。

直到他停了动作，直起上半身，居高临下地望着我，语气森冷：「你是谁？」

「山弦公主。」

他从床边的剑鞘里抽出长剑，搭在我肩上。

这已经超出了楚衍吩咐我的业务范围，于是我麻溜地交代：「我叫钟映离。」

我与那位山弦公主的名字，虽然押着韵，却各自际遇不同。

岂弟君子，莫不令仪。姜令仪的名字，讲的是美好。

春桥雪映两别离。而我钟映离，说的就是劳燕分飞了。

他不出声，我也不敢穿好衣服，就只能这么赤赤裸裸的，与他坦诚相见。

谢长越让我自觉交代来历，我大义凛然：

「你要杀，就先杀那对把我卖进青楼的爹娘吧。如果不是他们，你也不会阴差阳错娶到我。」

他勾勾唇角，收了剑，半晌终于道：「你既然流落青楼，总该会些才艺吧？」

我连忙道：「我会吞剑，还会喷火。」

谢长越：「……」

我打量他的神情，琢磨不透到底满不满意，只好将还不太纯熟的压箱底业务也摆出来：

「……还会胸口碎大石。」

2

谢长越嗤笑了一声，我从他的语气中，听出了对我业务能力的质疑。

为了能在谢长越手下讨生活，我大义凛然地坐起来：「剑来，火来！」

谢长越抽抽嘴角，拎起一旁的衣服扔给我：「你先穿件衣服吧你。」

我赶紧趁势将衣襟拢好。

谢长越下了床，顺势坐在桌边，喝了杯酒，敲敲桌子，似笑非笑地望着我：

「我倒不着急看你吞剑喷火，只是你该想想，三日后回门，你如何过得了太后那一关？」

因为方才与我在床榻之上一番折腾，谢长越的衣裳也乱了。

此刻他衣襟大敞，露出一片如玉胸膛，甚至能隐约瞧见两点朱红。

他实在长着一副好皮囊，神情冷峻，眉眼却风流，长发披散下来，又因喝了酒，脸颊透着一层浅浅的粉红。

只差一把琴，就能挂牌在我们青楼对面的南风馆接客了。

我在心里胡思乱想了一通，才后知后觉地理解了他方才的言辞。

当即讶异道：「太后不是我的亲娘吗？难道她还会为难我？」

谢长越又笑：「你进入角色倒很快。」

「那是。」

我自豪地说，

「以前城里官兵查得严，不让街头卖艺的时候，我还去戏班子里兼过职，对角色的揣摩很是得心应手，不然楚衍也不会这样放心我。」

然后立刻闭上嘴。

糟了，说漏了。

谢长越倒是慢慢笑起来，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：

「想不到楚衍这样的人，也能找到对他一往情深，甘愿付出的女子。」

语气里带着一丝嘲讽。

谁？他说谁？

我反手指指自己：「你说我？」

谢长越点头，我撇嘴：

「谁喜欢他啊？我是他从青楼里花三万两买回来的好不好？」

「你——三万两？」他仿佛很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「他真是钱多得疯了。」

和谢长越说了会儿话，我倒觉得他没有传闻中那样嗜血残暴。

何况他刚才原本要提剑杀我，这下竟然坐下来与我促膝长谈，想必已经没有了杀心。

想到这里，我干脆实话实说：

「他要买我，还不是因为我长得像山弦公主，想让我代公主出嫁呗？」

「对了，你是先皇的亲弟弟，不是山弦公主的亲叔叔吗，你们怎么能成婚？！」

我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不妥的地方，谢长越却眯着眼睛，似笑非笑地说：

「山弦若真是谢泽华的亲姐姐，太后怎么会看她这么不顺眼？」

谢泽华是当今圣上的名讳，而谢长越把真相给我透露了一点，便不再往下说了。

我闭了嘴，安静坐在床边。

他又稀奇地打量我一眼：「你不让我展开讲讲吗？」

「皇室秘辛，不得外传，知者必死。」我说，「话本子里都写过，我也演过，这些东西，我都懂。」

谢长越忽然站起身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伸手抬起我的下巴，令我仰头望向他。

我眼睛正巧对着他那片赤裸的胸膛，当即红了脸，想偏过头却不能，只得垂下眼睛。

他却淡淡地说：「你虽与令仪长得相像，却比她机灵许多。」

语气很是莫名，一直到睡着之前，我都没揣测出他这话的深层意图。

不是说摄政王谢长越一心恋慕姜令仪，痴情不改，如若被他发现我替嫁，我必死无疑吗？

事情怎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？

第二天醒来时，谢长越跟我说，从今天起，我就要把自己当成姜令仪，当成山弦公主。

因为替嫁一事，真正的姜令仪已经被楚衍送去了山间隐居，身份链不能断裂。

虽然我不得不端着山弦公主冷漠高傲的姿态，但也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姜令仪的那些嫁妆，都归我了。

我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。

按照我的劳动力价格换算，这份嫁妆，足够我在街上翻七十万个跟头。

民脂民膏，这都是民脂民膏啊。

不知道是不是怕我身份暴露，明明是个公主，身边却连一个丫鬟都没有。

到我三日回门那天，只有谢长越陪着一起去。

上了马车他就跟我说：「今日太后设宴款待众妃嫔与官夫人，与你的回门宴合办了。」

我「哦」了一声，抬眼却见他兴致盎然地望着我，一脸看好戏的表情。

然后他说：「这些人，你都认得吗？」

我：「.....」

我以求救的目光看着谢长越，他好整以暇地欣赏了一会儿，终于施恩般开口：

「放心，届时，你就跟在我身后，我会提醒你的。」

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谢长越与我刚一入宫，皇上那边便遣人将他请了过去。

说是要商议一件国家大事，徒留孤独无助的我，一人面对太后和其他妃嫔夫人们。

别人我是不认得的，但太后稳坐高位，满头珠翠，神情威严，想来我不会认错。

于是我火速跪下行礼：「令仪见过母后，愿母后长命百岁，福寿绵长。」

太后冷哼一声，没说话。

旁边一个鹅蛋脸的明艳女子便捂着嘴开口了：

「想不到这令仪嫁了人，性子竟然温和了许多。」

呃，这是？

我迟疑地望着她，正在思索怎么圆过去，旁边一位瓜子脸的柔弱女子又开口了：

「贵妃姐姐说得极是，一个月前，令仪将太后心爱的玉如意打碎时，还给了我们冷脸呢！如今变化居然这么大，实在令人吃惊不已。」

贵妃再叹一口气：「看来荣嫔妹妹也与本宫有着一样的感慨。」

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两位一个是明贵妃，一个是荣嫔，都是最近比较得宠的妃嫔。

她俩这么一说，旁边其他人果然配合地窃窃私语起来，还兼带着对我指指点点。

可惜这事又不是我干的，再说我们卖艺的走街串巷讨赏钱，拼的就是脸皮厚，因此我无动于衷，直挺挺地跪着听。

这下太后满意了，轻咳一声，淡淡道：「令仪，入座吧。」

我坐下，开始进食，吃了没两口，忽然一位夫人将她女儿推出来，说她最近新作了一首曲子，想弹给太后听听。

我本来觉得这事跟我没关系，结果太后听完曲子，话锋一转，忽然对我说：「哀家听说，令仪出嫁前也学了一段时间的才艺？」

我忽然就明白那天谢长越问我的意图了。

我叹了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行了个拙劣的礼：「那令仪便献丑了。」

3

我实在不明白，我只不过是当着太后的面，表演了一边翻跟头一边喷火的小技巧。

她就气得胸口起伏，指着我怒道：「姜令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怎么回事？好歹是上一届宫斗冠军，胆子小成这样？

明贵妃捂着嘴，惊讶道：

「听说令仪出嫁前曾前往江南富庶之地小居数月，还学了不少规矩礼仪和才艺，想不到竟然学的是这种东西。」

语气很有几分轻蔑。

我知道，像她这种养尊处优的后宫妃子，最看不惯街头下九流的玩意儿。

「没事。」我十分温和包容地笑，「要是太后和明贵妃第一次看觉得不习惯，令仪可以多表演几遍。」

说完我当场后空翻接一个原地劈叉，然后又喷了个火。

抬起头，发现全场寂静……盯着我身后。

我回过头，看到谢长越正和一个明黄衣袍的男人并肩而立，就站在我背后的大门口，神色很是莫名。

这个男人，显然就是当朝皇帝谢泽华。

「想不到令仪如今竟然有这样大的本事。」

他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。

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认出我，以及以前对姜令仪是个什么态度，只好求助般看向谢长越。

他却只是站在原地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。

我一时摸不透他怎么个意思，莫非觉得我表演的才艺太丢人了，不好意思来认领我？

想到这里，我放下火把，十分娇俏地一笑：「夫君，你快来扶一下人家。」

隔着挺远的距离，我竟然清晰地看到了谢长越的瞳孔地震。

皇上大笑两声：

「令仪嫁人后，这性子倒是越发可爱了。皇叔，既然她都开口了，你就快些去扶她起来吧。」

谢长越走到我身边，像拔一颗葱似的把我提了起来，然后和我一起坐在了刚才的位置。

他用酒杯挡着脸，语气很奇异：「我本以为你说你的才艺是喷火，只是谦辞。」

「是啊。」我谦虚地说，「没想到吧？我还会后空翻和劈叉。」

谢长越：「……」

一直到宴会结束，他都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也不吃东西。

我倒是吃得很饱，这辈子没吃过皇宫里的东西，不管什么都觉得很好吃。

桌上那一碟红豆凉糕和一整只酥皮鸡，让我一个人吃了个干净，谢长越盘子里的清蒸鱼也被我吃了。

到最后我揉着胀鼓鼓的肚子，打算跟他一起出宫的时候，却有个太监来传话，说皇上召见我。

我立刻看了谢长越一眼。

他说：「我同你一起去。」

太监立刻说：「皇上说，只召见山弦公主一人，摄政王只管回府休息便是。」

「哦？」

谢长越凉凉地看了他一眼，这眼神不具攻击性，却莫名令人遍体生寒。

他伸手替我整了整身上的斗篷，将我鬓边散乱的碎发别到耳后去，轻声对我说，

「既然如此，你去吧，记得早日回府，不要让为夫过于想念。」

我眼皮跳了跳，莫名有些不安。

皇上在他的书房内等我，我进去时，他正背对着我站在桌前，仰头望着墙上挂的字画。

我观察了半天，没看出那里面有什么玄机，只好提醒他我来了：「令仪给皇上请安。」

他转过头看着我，不知道是不是站在暗处的缘故，那双眼睛总让我觉得怪怪的，带着一点森冷的打量。

然后他缓步走到我面前，垂眼看着我：「不必多礼。」

我站直身子：「皇上叫我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」

「你进摄政王府也有三日了，可还习惯吗？」

谢泽华凝视着我，没等我回答，他便忽然伸出一只手，钳住了我的下巴。

指腹冰凉，与我皮肤相贴的那一块却渐渐滚烫。

更要命的是，他一寸一寸地凑近了我，呼吸于近在咫尺的地方炽热，微微急促。

我毛骨悚然，忍不住提醒他：「那个，我是你皇姐，这样是不是不太好？」

「你是不是朕的皇姐，朕还不清楚吗？」

谢泽华轻笑一声，「若无朕的命令，楚衍怎么敢做出换人替嫁这样胆大包天的事情？」

4

这话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。

但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，第二反应是挫败。

敢情这陈国上下最有钱有势的几个人，除了太后之外，全知道我是假冒的。

那我这个替身当的，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？

谢泽华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，低笑道：

「虽然你与皇姐长得极为相似，可她自恃身份高贵，是万万不会做这些事情的。所以如果朕没猜错的话，母后也知道了。」
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。

但由于刚才吃得太饱，我一张嘴就打了个嗝。

十分响亮，还带着清蒸鱼的气息。

面前的谢泽华一瞬间面色铁青。

.....好尴尬，好想逃。

迷离暧昧的气氛一下子荡然无存，谢泽华放开我的下巴，甩了甩手，淡淡道：

「你还真是不拘小节。」

说完就高声唤太监进来，送我出去了。

出了宫门，我才发现谢长越的马车竟然还停在原处没走，好像在等我。

十分轻巧地跳上马车，我掀开车帘，正对上里面那双目光幽深的眼睛，不由微微一怔。

谢长越伸出手，扣住我的手腕将我拽过去。

猝不及防下，我站立不稳，一下子就倒进了他怀里。

我仰起头，发现那张眉眼风流、浓墨重彩的脸，就在离我极近的地方。

这个姿势，有点暧昧。

最重要的是，有点熟悉。

我在那双深邃眼瞳的注视下，渐渐有些失了神，下意识闭了闭眼睛。

谢长越又往前凑了凑，身上传来某种幽沉好闻的气息，灼热的呼吸近在咫尺，鼻尖几乎碰着我的鼻尖。

这距离太亲密了，我心怦怦直跳，咬着舌尖令自己清醒过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「你.....我不是姜令仪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他低笑一声，问我，「谢泽华叫你过去，说了些什么？」

他竟然对当朝皇上直呼其名。

我终于后知后觉地记起来，此人是传闻中权倾朝野、喜怒无常的摄政王，而非我方才短暂失神时以为的那个人。

骤然清醒，我微微低下头，避开了他的眼神：

「就说，今天我表演的喷火与劈叉令太后十分恼怒，让我以后进宫不要再惹太后生气。」

「就这个吗？」

「.....嗯。」

他拍拍我的脑袋，拎着我坐正了身子，眼中浮着很薄的一层笑意，好像风一吹就散了。

马车里静默了半晌，尔后谢长越淡淡吩咐：「回府。」

我们到家时天色已经暗下来，我屁股都没坐稳，宫里就来人了。

一个面无表情的老嬷嬷，两个面色苍白的小太监。

老嬷嬷带来了一封太后懿旨，说今日回门，太后见我行事不够端庄，言辞过于轻浮，特赐我《女德》一本，《宫规》一封，各抄写五十遍，待十日后进宫交付于她。

我不敢置信，惊得声音都变了调：「五十遍？十日？！」

嬷嬷枯树皮般的老脸没有一丝波动：「公主接旨吧。」

她走后，我立刻哭丧着脸看向谢长越：「王爷，这我抄不完啊，我写字很慢的。」

谢长越却没有立刻回答我。

他只是用一种很古怪的，可又好像很温柔的眼神看着我，然后问我：

「你会写字，还记得是谁教的吗？」

这还真把我问住了。

爹娘带着我走街串巷地卖艺，供养我那吸血虫一般的哥哥，当然不可能请人回来教我识字读书。

可我竟然认字，也会写字，甚至还读过不少书。

像个.....娇生惯养的闺阁女子。

我被这个想法吓住了。

嘴上却道：「可能是神仙教我的吧。」

其实我说的，倒也没什么错。

自我十五岁起，便常常在梦境里见到一个清逸出尘的男子。

那梦境逼真得不像话，梦里我与他之间延伸出无数细枝末节的相处片段，说不定写字这件事，就是他教给我的。

可总有一团光令他面容模糊，那么多次，我始终没有看清他的脸。

谢长越拢了拢身上的披风，一步步走到我面前来，每一步都好像踩在我心尖上。

因着背光而来的缘故，我并不能看清他的五官，那个鬼使神差的念头在这一刻卷土重来。

谢长越，和那个人，真的好像。

他见我怔怔地瞧着他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伸出手来在我脸上揪了揪，皱起眉：「怎么一点肉都没有？」

我扯了扯唇角，没说话。

卖艺杂耍的，头一样就是要体态轻盈。

后来我进了青楼，又被楚衍赎回去充当姜令仪的替身，愈发养得身段纤细。

我又天生是个小脸，能有肉就有鬼了。

我不答话，谢长越也不恼，声音平和道：

「白日里，我瞧着你很喜欢那一道清蒸鱼，日后我叫厨子多做给你吃。」

「哦，我不是喜欢清蒸鱼。」我终于回过神，「那一桌子菜都挺好吃的，主要是我没吃过皇宫里的东西，一时好奇，就多吃了点。」

谢长越终于笑了，他笑起来时眼中波光潋滟，有种勾魂摄魄的美艳。

「好，以后让你多吃点。」

我本来以为他会让府里的厨子去学那几道菜。

没想到谢长越直接去宫里，把那天宫宴掌勺的御厨给要回来了。

够嚣张，不愧是摄政王。

他把人带回来时，我正坐在桌前，十分痛苦地捉着笔，一笔一画地抄书。

谢长越站在桌前，将我笔下正在写的那张纸抽了出来：「不要抄了。」

「你干吗呀！」我急得险些跳起来，气鼓鼓地瞪着他，「这张我都写了十几个字了，你这么一扯，落上墨点了，我又得多抄十几个字。」

谢长越：「……」

他叹了口气，将那张纸直接揉成一团，然后对我说：

「太后此番行事，并非真的让你抄书，而是为了试探你的身份。令仪向来自恃身份，绝不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你在众目睽睽下喷火又后空翻，她自然怀疑你。」

谢长越这一番话，几乎和那天谢泽华对我说的一模一样。

以至于我对「自恃身份」的姜令仪，起了极大的好奇心。

比如为什么她身为山弦公主，和谢泽华与谢长越却不是同一个姓。

比如她不是太后亲生，甚至很可能和陈国皇室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为什么会被封为公主。

但这些宫廷秘辛，我不确定我问了之后，还能不能从摄政王府活着走出去。

毕竟谢长越和谢泽华，看上去都不是太和善的样子。

于是我只能委婉地提醒他：

「可是我不抄的话，再过两日入宫，太后那里恐怕交代不过去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忽然欺身上前，顺势将我按倒在书桌一旁的软榻上。

然后就开始像洞房那夜一样，来剥我的衣服。

我大惊失色，疯狂挣扎：「谢长越！你要做什么！」

情急之下，我甚至直呼其名。

但他似乎完全不介意，只是压着我的手，细密的吻从光裸的肩头一路往上，最后在我脖颈上用了点力气，啃出一处红印。

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那处印子，慢条斯理地对我说：

「我已经跟太后说过了，令仪初尝人事，沉迷不已，身体已然吃不消，故而短期内不能进宫觐见。」

我愣了愣，又愣了愣，等好不容易反应过来，脸红得快把自己点着了。

谢长越却浅尝辄止，已经替我拢好衣襟，坐在软榻一侧，静静地望着我。

烛火在他身后，被夜风吹着微微跳动，星星点点，散出的光芒却连绵成海。

这一幕十分熟悉，好像也在我的梦里出现过。

我抬手捂住胸口，清晰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

一声一声，渐渐加快。

5

一直到一个月之后，太后出门，去城郊山间的长明寺礼佛，谢泽华才忽然一道旨意宣我入宫。

那也正好是谢长越出门办差的时候。

对于这个姜令仪名义上的皇弟，我实在很不乐意见面。

但他是一国之君，天命难违，再不乐意我也得去。

只是万万没想到，马车刚走到宫门口，我就碰上了楚衍。

他还是如我们从前相处那般，不说人话。

我迎着阳光跳下马车，将将站定，就听见楚衍的声音：

「令仪，你怎么——哦，是映离啊。」

语气从惊喜兴奋切换到索然无味，他只用了一瞬间。

接着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片刻，皱起眉：

「映离，你胖了。令仪素来注意体态轻盈，绝不会如你这般。」

「哦。」我面无表情地从头上拔下一根金簪，「令仪她自恃身份，一定也不会像我这般想捅死你吧。」

楚衍很识趣地住了口。

我又满意地把金簪插回到发间，拍拍手：「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」

但我没想到，明明是谢泽华主动召见，他却并不急着见我。

我提着裙摆，正要跨进门，就被一个小太监给拦住了。

他冲我恭恭敬敬地福了福身，说：

「公主，皇上要与楚公子谈话，还请您在一旁稍候片刻。」

我一脸迷惑地被她往旁边带，走过长长的一段十字路，来到一座门口与庭院开满鸢尾花的宫殿。

这地方看起来有些僻静，甚至能听到清晰的鸟叫声。

最关键的是，整座宫殿，空无一人。

我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那些话本，不由开始怀疑，难道这个小太监看似是谢泽华的人，实际上是他身边哪个妃嫔甚至太后安插的卧底？

把我带到此处，就是为了图谋不轨？

想到这里，我顿时起了十二万分的警惕，并不动声色拔下金簪，握在手里。

没想到小太监将我带进宫内，让我在这儿坐一会儿，便告退了。

并没有什么不轨的行为。

我并没有放松警惕，捏着金簪，目光在殿内流转，从床边轻柔的幔帐，到淡淡原木色的案几，再到窗前那面制作精良的琉璃屏风。

这一切，看上去都好熟悉。

仿佛在梦里见过。

谢泽华来时，我还愣愣地站在梳妆台前，盯着妆奁里面那支无比质朴的素银簪子发呆。

「朕与楚衍有些事要商谈，耽搁了。让你等久了。」

谢泽华在我耳边轻声道。

由于距离过近，他说话间，灼热的气息喷洒在我颈间，令我头皮发麻，难受得险些跳起来。

我猛地往旁边跨了一步，躲开了谢泽华暧昧的动作。

他倒也没追过来，只是站在原地，兴致盎然地看着我。

「皇上，我是你皇姐。」

我强自镇定地提醒了一句。

他不以为意，挑了挑眉：

「钟映离，莫非你做令仪的替身做惯了，忘了自己真正的出身和身份？」

这话可就有点伤人了。

我瞥了谢泽华一眼，决定诈一诈他，故而冷笑道：

「你还想继续骗我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，恐怕根本就没有姜令仪这个人吧？」

没错，我心里早就有这样的疑惑了。

若说我是姜令仪的替身，其他人总该有个对待替身的样子。

可不管是谢长越还是谢泽华，表现都太奇怪了。

何况我自己身上，也有诸多疑点。

我结合之前看过的一些话本，开始进行我的推理：

「其实根本不存在什么替身，我就是姜令仪本人，对不对？只是因为一些原因，我失忆了，不记得自己是谁，所以你们干脆为我编撰出这样一个身份。」

谢泽华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，支着下巴，不置可否地看着我：「继续。」

「我印象里总是梦到一个神仙一样的人，陪着我读书识字，教我学琴作画。这梦境太过真实，时常让我怀疑它与现实有什么关系。其实那就是我失去记忆前做过的事，而那个人，不是谢长越，便是你，是不是？」

听我说完最后一个字，谢泽华终于笑了起来：「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。」

我瞪他：「你就说是不是吧！」

「自然不是。」他嗤笑一声，语气不屑，「钟映离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会喷火，会吞剑，还会胸口碎大石。令仪再怎么不得太后喜爱，也是公主，是朕的皇姐，怎么会去做这种事？」

他说得好有道理，我竟然找不到反驳的借口。

我有些丧气地在谢泽华身边坐下来，随口问他：

「既然如此，你叫我进宫来干什么？」

「朕有意接你入宫为妃，故而来问问你的想法。」

「？」

我匪夷所思地望着他：「你是否忘记了，我现在是谢长越的妻子？」

「自然没忘，可谢长越名义上的妻子是令仪，而你，只不过是朕遣楚衍寻来的一个替身。」

他一口一个替身，弄得我很想弑君。

「所以，倘若你愿意的话，朕可以叫楚衍从山间接回令仪，再将你接入宫中封妃。」

他冲我笑了笑，眼中有光芒亮起，仿佛很宠溺我的样子，「贵妃之位，你觉得如何？」

我面无表情：「哦，我不愿意。」

谢泽华也不生气：「为何？难道你觉得做朕的贵妃，还不及留在谢长越身边，当令仪的替身吗？」

替身，又是替身！

我忍无可忍，露出一个和煦的微笑：

「摄政王权倾朝野，你不过是个傀儡皇帝。做他的王妃，哪怕是个替身，也比做你的贵妃好啊。」

谢泽华一霎间黑了脸，伸出手来捏着我的下巴。

等目光落在我肩头和颈间的吻痕上时，他的眼神更冷：

「钟映离，你莫非以为朕真的不敢杀你？」

我虚张声势：「你若杀了我，当心谢长越回京后找你算账。」

这话自然说得我万分心虚，虽然很伤自尊，但说破天去，我也的确是个替身，谢长越哪里会为了我得罪谢泽华？

只是心中不免泛起微妙的酸涩。

这么多天相处下来，谢长越对我并不算坏，甚至可以说是很好。

而我每每将他与梦中那个身影放在一起时，便总是产生一种庄周梦蝶的虚幻感。

我分不清，那令我心头悸动的，究竟是梦中人，还是眼前人。

却很清楚，在他心里，我不过是顶替姜令仪的存在。
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这句话出口后，谢泽华动作一顿，竟然真的缓缓放开了我。

他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：「看来你与谢长越十分恩爱。」

这指的大概是我颈间的吻痕。

我没好意思说，我与谢长越之间最亲密的接触也就仅止于此，只是故作骄傲地点了点头：「自然鹣鹣情深。」

谢泽华站起身来，侧身对着我。

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听见他冷淡的声音：「朕遣人送你回去。」

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6

当天晚上谢长越就回来了。

一袭暗紫色衣袍，气质清贵，身上带着洒落月色清辉的寒气，还混合着淡淡的血腥味。

我眼尖，瞧见他白皙修长的指间凝着一抹红，十分怀疑他不是去办差的，而是去杀人的。

丫鬟递上帕子，谢长越慢条斯理地擦干净指间的血，转头望着我低笑：「映离。」

虽然我是个替身，但他日常唤我都直接叫我的名字，做到了最起码的尊重。

而且这些日子，我住在摄政王府，日子比从前好过太多。

谢长越很是纵着我，吃穿用度上，比之前在楚衍那里还要优待些。

摄政王府的下人也很尊重我，完全没有什么冷嘲热讽阴阳怪气的话，也没有哪个心仪谢长越的得宠丫鬟，故意给我使绊子。

对比话本里那些替身王妃替身皇后之类的角色，我的待遇竟然还算不错了。

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跟他说：「今天皇上召我入宫，与我说了些话。」

谢长越擦手的动作停顿住，眼中的光芒微微一暗，声音里藏着一抹冷意：「说了什么？」

原本我想将谢泽华打算接我入宫为妃的事告诉他，可不知为何，话到嘴边却迟迟吐不出来。

我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道：

「没说什么，就闲聊了几句，我觉得他可能有些怀疑我的身份——我与山弦公主，真的长得很像吗？」

我不信谢泽华的话，因此又来试探谢长越。

可他看着我，淡淡一笑：

「不能说是十分相似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不然，宫宴上那么多人，怎会这么顺利就瞒天过海？」

我哦了一声，没有再多问。

脑中却又冒出了新的猜测。

假如姜令仪真的存在，如今的她，还活着吗？

这个猜测刚冒出来，我浑身一颤，顿时感觉周围的气氛都变得阴森起来。

「怎么了？冷吗？」

谢长越的声音忽然在我发顶很近的地方响起，语气里带了些令我捉摸不透的复杂情绪。

「没.....就是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个话本，里面的故事有点恐怖。」

我有些仓皇地抬起头，正对上他波光粼粼的眼睛。

然后他柔软的嘴唇倏然擦过我的额头。

力道不重，轻如鸿毛，可宛如在我心头重重一击。

其实我与谢长越之前并非没有亲密接触过。

许是为了向太后证明他所言非虚，这一个月以来，他只要歇在府里，每夜都是和我同床共枕。

也会在我身上摸一摸，啃一啃，亲一亲。

但最多也就这样了。

有一回他亲得我身子都软了，伏在我胸口喘着气，分明已经情动不已，却还是没有再往下进行。

我意乱情迷，忍不住问他：「你是否觉得同我行房，对不住姜令仪？」

谢长越的眼神忽然就暗了下来。

他伸出手来，盖着我的眼睛，低声道：「映离，不要在这种时候提起她的名字。」

眼前光芒被骤然遮盖，陷入一片黑暗。

我不能在这种时候提起姜令仪，大概因为她在他心里，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。

一瞬间，我就清醒了。

我不是姜令仪，他也不是那位在梦里与我温存的神仙。

但这一刻，那个轻轻落在我额头上的吻，让我心里没忍住又起了波澜。

我下意识想躲闪，却被攥住胳膊。

谢长越叹了口气：「少看点乱七八糟的话本。」

这天夜里，他还是歇在我房中。

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说我害怕的缘故，一整晚，谢长越都把我搂在怀里，温柔安抚。

第二天早上，谢长越去上朝前，我暗示他，摄政王府的菜吃腻了，我想出门去觅食。

谢长越凝视了我许久，就在我以为他看穿了我的意图时，他却淡淡一笑，答应下来。

然后我出了门，直奔楚衍开的酒楼。

他看到我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：

「映离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摄政王还在京中，你不怕暴露身份吗？」

我实在没好意思告诉他，其实谢长越早就知道我不是姜令仪了。

只能含糊其辞：「没事，他忙着呢，没空管我。」

楚衍又问了一遍：「映离，你突然来找我，究竟所为何事？」

「别整那么书面的说辞，我就是来问你一句——」

我挥挥手打断他，接着深吸一口气，小心翼翼地靠近了楚衍：

「山弦公主，她现在到底在哪里？」

楚衍神情一凛，警惕地看着我：「你要做什么？」

我步步紧逼：「我要见她！」

「你见令仪干什么？」

楚衍左右瞧了瞧，发觉没人后，一把将我拽到了楼上雅间，低声道：

「我警告你，钟映离，你一天是令仪的替身，就一直是令仪的替身，莫要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」

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掌。

然后抬起来，往楚衍头上拍了一巴掌。

我忽然发现，谢长越虽然不爱我，却很纵容我。

已然把我纵得，比从前街头卖艺时嚣张很多。

楚衍刚把我从青楼里赎出来的时候，别说打他了，我连反驳他一句话，都要先在心里过一遍，看看是否合适。

「你放心，我没别的想法，就是想见一见山弦公主，跟她打听一些事。」

顺便.....求证一下，我的一些猜测，究竟是不是真的。

我想了想，决定委婉地暗示一下他：

「近日，许是我的某些言行与小习惯，同公主不太像的缘故，摄政王似乎有些怀疑我的身份了。」

楚衍吓了一跳，他说：

「肯定是你吃胖了这么多，令摄政王怀疑了，回去赶紧瘦些吧。」

我想弄死他。

不过说到最后，楚衍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。

他说，山弦公主如今隐居在山间，出来需要点时间。

他会安排好，等到十日后的同一时刻，让我来此酒楼的后院中，同姜令仪见面。

我正点着头，目光不经意往窗外一扫，陡然凝固在那里。

楼下长街上，谢长越正骑着马远远地往这边走来。

「低头！」

我冲着对面的楚衍一声轻喝，他吓了一跳，猝不及防下，十分听话地将头埋了下去。

谢长越很快就看到了我。

他策马行至窗下，仰头看着我。

长街冷清，景色与我一同倒影在他瞳孔里，一时令我分不清，究竟是天，还是我更明晰。

「公主。」

在外人面前他惯常这么唤我。

我微微低头看着他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谢长越又问：

「公主不介意本王上来同你一起吧？」

这我能说介意吗？

我僵硬地笑了笑：「自然可以，王爷请便。」

然后谢长越就翻身下了马，大步向门内走来。

7

我慌了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，见楚衍这件事我该瞒着谢长越。

我用力地去推对面的楚衍：

「快快快，你赶紧离开这里，我是瞒着谢长越来见你的，绝对不能让他看见你。」

楚衍深吸一口气，眼神也有些慌乱：「这酒楼中只有一处楼梯。」

说完就十分紧张地盯着楼梯口。

虽然谢长越暂时还没有上来，但我觉得他随时有可能出现在楼梯口，然后对着我和楚衍露出十分森冷的表情。

宛如偷情被捉奸在床的慌乱团成个团，在我心头滚来滚去。

我转头跟楚衍说：「你翻窗走吧。」

没等他同意，我已经用街头卖艺杂耍时练出的一把力气，拎起他的后脖颈，把人从窗口扔了下去。

还好还好，楚衍人挺瘦，我拎得动。

就在楚衍落地并发出一声惨叫的同时，谢长越的声音在我身后不远处响起：「公主。」

我砰地一声关掉窗户，努力压下心中的慌乱，转头看着他笑：「王爷来啦。」

他的目光扫过我面前空荡荡的桌面。

我赶紧说：「本宫略一思索，决定等王爷上来了再一起点菜。」

谢长越点了点头，十分随意地在我对面坐了下来。

我唤来小二，问谢长越想吃什么。

他慵懒地支着下巴，瞧着我：「随意吧，公主喜欢就好。」

我心中装着事，也懒得选，随便点了几个菜。

他倒是颇有闲情地给我夹菜，我吃一口他就再夹一筷子，吃两口就直接给我盛一碗，最后满桌的肉几乎都进了我的肚子。

我主要在一边吃，一边观察谢长越的神情。

最后这菜到底是什么味道，我压根儿没尝出来。

只在心里默默推测：谢长越应该没有发现我与楚衍私会……吧？

当夜，谢长越带着一叠类型各异的话本子来到我房里。

他身后跟着四个小丫鬟，手里还各自抱着一张琴、一把琵琶和一副棋，甚至还有一只圆滚滚的白毛小狗。

「映离。」

谢长越在我面前坐下时，我还在啃一个桃子。

原本这还不是桃子的季节，很贵，但他听我说爱吃，就命人快马加鞭从南方运了好些过来。

他目光从我指间淋漓的汁水上扫过，眼中忽然多了些笑意，然后伸出手指敲了敲桌子。

「这些都是送来给你的。」

「……为什么？」

谢长越忽然沉默下来。

他挥挥手，几个丫鬟很自觉地放下东西走了。

圆滚滚的小狗跳进我怀里，我在骤然温软的沉甸甸手感中，听到了他的声音：

「山雨欲来，京城将乱，你最近，无事便不要出门了。」

这天夜里，谢长越并没有和我一起睡，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。

听丫鬟说，他一直宿在书房，几乎每天都和心腹彻夜长谈，似乎在商议什么大事。

小厨房的段大嫂也告诉我，她白日里去买菜时，发现京城戒严了许多，哪怕是菜市这种地方，竟然也有禁卫军在巡逻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接着凑到我耳边来，小声说：「听说，太后礼佛结束，要回京了。」

我当场愣住。

到了我与楚衍约定的那一日，天色一早就阴沉沉的，风中不时掠过几丝细雨。

谢长越不在府中，不知道去了哪里。

我鬼鬼祟祟地出了房门，从后门溜出王府，坐上马车，一路往酒楼驶去。

到了后院门口，房门虚掩着，却不见楚衍人在哪。

我站在原地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推开了房门。

下一瞬，我只想立刻关上房门，转头滚回摄政王府，待在我的小床上，与我新养的小白狗虚度一整天光阴。

但院里的人没给我这个机会。

「映离，站住。」

他的声音很轻，很平静，但似乎裹挟着巨大的力道，把我砸得头晕目眩。

不大的后院中，谢长越端坐在石桌前，一袭玄衣，长发披散，眉眼冷峻，面前放着一只酒壶。

他动也没动，只是支着下巴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却感觉自己已经被他的目光凌迟了。

我用手紧紧扣着门环，睁大湿漉漉的眼睛，努力扯出一个无辜且楚楚可怜的笑容来：「王爷，好巧啊。」

谢长越也冲我笑，笑里藏刀：「不巧，我是专门在这里等你的。」

我手下一用力，差点把整扇门抠下来。

还有什么可辩解的，显然那天他已经看到了楚衍，却装作不知，还颇有闲情地同我吃了顿饭。

背地里却马上找到楚衍，问出了我与他约定的见面时间和地点。

一时之间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该怪谢长越心机深沉，还是该怪楚衍太过没有气节。

在我大脑飞速转动的时候，谢长越已经站起身来，一步一步走到了我身前。

我抬起头问道：「楚衍呢？」

谢长越眸光微微一沉，忽然低下头，灼热的呼吸一寸寸凑近了我的鼻息。

他嗓音沉沉：「映离，我若是你，便不会在这种时候，提起别的男人的名字。」

话音未落，他似乎失去了耐心，一把抱起我，上了一旁停着的马车。

「回府。」

他吩咐完我才发现，车夫也是摄政王府的熟面孔。

这可是我特意在市集上雇来的马车啊！这人的心机是有多深沉！

我被谢长越圈在怀里，外面雨疏风骤，他滚烫的体温却于衣衫摩挲间，透过薄薄的衣料传递到我身上。

慌乱之中，我下意识想挣脱，却被谢长越牢牢扣住肩膀。

「映离。」

他说：「你知道楚衍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说你出身青楼，与他有旧日情谊，此番找他，为的是……红杏出墙。」

我怔了怔，险些从谢长越怀里跳起来，怒不可遏道：「胡说八道！」

那天下手还是太轻了！我就知道这厮不是好人！

「我不信他，他素来倾心令仪，自然万事以保全她为先。可是映离，你找令仪，究竟是要做什么呢？」

谢长越叹息般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。

这声音里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痛楚，刺得我心脏也隐隐作痛。

我稍微推开他一点，小声说：「我只是想见山弦公主一面。」

谢长越又叹了口气，正要说话，忽然有凌厉的箭矢破风而来，穿透马车壁，深深插在另一侧的木板上。

我愣在原地，心头忽然浮现出悚然凉意。

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谢长越一把将我揽进怀里，肃冷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：「映离，不要抬头。」

接连几声箭矢的破风声之后，紧接着响起的就是兵刃相交的声音，还有急骤的风雨声。

我的脑袋埋在谢长越胸口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清晰地听到每一道声响。

无比惊险，却也……无比熟悉。

我闭上眼睛，支离破碎的画面涌上脑海。

宫殿外被踩碎的鸢尾花。

染血的幔帐。

破碎的琉璃屏风。

还有一张模糊不清的脸，唯有眼神布满痛楚，与刚才谢长越看着我的目光渐渐重合。

我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揽着我的谢长越忽然一声闷哼，接着血腥味渐渐在马车里蔓延开来。

我猛地抬起头：「你受伤了？！」

他拢了拢肩膀上破裂的衣衫，脸色微微苍白：「一点擦伤，不碍事。」

虽然箭矢只是从他肩头擦过，但也破开了一层血肉，鲜血浸透衣衫，滴滴答答地落下来。

我想到之前谢长越跟我说，京城将乱，让我无事不要出门，心头终于浮出几分懊悔之意。

马车行至王府门口时，已经千疮百孔。

我扶着谢长越，跌跌撞撞地下了马车。

明明受伤的是他，可他竟然站得比我还稳，还在声音冷静地吩咐侍卫：

「把尸体都处理干净些，查清楚，究竟是谁派来的人。」

顿了顿，他的眼中翻滚起几丝杀意。

「连这么点时间都等不及，想来是走投无路了。」

等我们进屋时，他浑身已经湿透。

管家请来了大夫，看过之后，说谢长越的伤没有大碍，上药后养着就没事了。

我这才放下心来，随即想到谢长越受伤的原因，是为了出去逮我，不由十分心虚地站在一边，埋着头。

谢长越伸出手，扣着我的手腕，扯着我跌坐在他身边的软榻上，目光沉沉地看着我：

「你要见令仪干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

「你宁可信楚衍，都不愿意信我吗？」

我猛然抬起头，看着谢长越，嘴唇翕动两下，到底什么话都没说出来。

就在我与他之间的气氛越来越肃穆时，被我起名为白白的小白狗，忽然汪汪叫着冲了进来，并且直接跳上来，咬住了我的袖口，把我往谢长越那边拖。

尴尬又肃穆的气氛，就这样被狗叫声打破了。

他有些无奈地扯扯唇角，抬手抚了抚小白狗的脑袋，站起身来要走。

「站住！」

刚发出声音我就后悔了。

但眼看谢长越已经转过头，站在跃动的烛光中定定瞧着我，我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说：「你今夜不和我一起睡吗？」

谢长越静默片刻，忽然勾着唇角笑起来：「映离希望我留下，和你一起睡？」

丫鬟很自觉地退了下去。

连白白也很有眼色地溜了。

房间里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

在我逐渐剧烈的心跳声里，谢长越踩着地面明明暗暗的光，一步步向我走来。

我咽了咽口水，意识到不妙，下意识想跑，却被谢长越困在两臂之间，将我按在软榻上。

他慢条斯理地脱了我的外衫和罗裙，又剥下中衣。

等只剩下一件雪青色的小衣被我死死按住的时候，谢长越终于停住动作：

「怕了？你不是要和我一起睡吗？」

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动词的理解出现了一些偏差。

「那个.....你还受伤着呢，我的意思是纯睡觉——」

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被谢长越的吻堵了回去。

这是个绵长又湿润的吻，与从前的浅尝辄止截然不同。

我在很近的距离，看到谢长越的眼睛一点点被填上欲色，忽然意识到他可能要来真的了。

怎么说.....紧张的同时，还有点期待。

由于太累，中间的许多细节我都记不清了。

我只记得自己在谢长越情动时，又十分没有眼色地问了一句：

「你现在能分清，躺在这里的是我还是姜令仪吗？」

谢长越揪着我衣襟的手僵了僵，随即惩罚般加重了动作。

「映离，我当然知道你是谁。」他的手伸过来，笼在我胸口，慢条斯理地动作了一会儿，忽然暧昧地笑了起来，「映离这里一片柔软，怎么能碎得了大石呢？」

谢长越竟然说！荤！话！

我蓦然睁大了眼睛，收紧了扣在他颈后的手。

第二天醒来时，外面还在下雨。

谢长越的手搭在我胸口，被我小心翼翼挪开。

他昨天受了伤，又受了累，这会儿还在沉沉睡着，脸色显得有些苍白。

闭着眼睛时，谢长越身上没了那股锋芒毕露的凛冽气势，漂亮的脸看上去甚至有些楚楚可怜的意味。

我专注地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听见他问我：「看够了吗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好看吗？」

我吞了吞口水，缓缓往后退：「挺好看的.....」

完了，后面是墙。

我的后背刚碰着墙壁一瞬，又被谢长越扯了回来，低头吻着我的锁骨：

「天色尚早，不如映离同本王，再歇一歇吧。」

这一歇，就歇到了中午。

雨停了，天色放晴，一室大亮。

谢长越没有再追究我与楚衍私下见面的事情，却也还是没有告诉我，姜令仪与我之间，究竟是什么关系。

他肩头的伤养了好几日才好，伤口愈合得差不多时，关于那一日刺客的来历也有了结果。

「是太后手下的人。」

谢长越的手下来报时，我正在啃桃子。

感觉涉及到关键机密，我下意识想走，却被谢长越拽回去，跌坐在椅子上，然后就听到了如此劲爆的消息。

太后的人？是那个看到我喷火就呵斥我大胆的太后吗？

谢长越神情依旧平静，眼神如一汪深潭，令人猜不透他究竟在想什么。

他听完，挥挥手，让手下退了下去，又转头看着我：「桃子好吃吗？」

我点了点头。

谢长越终于笑了起来，他摸摸我的头，伸手从果盘里又拿了个桃子，放进我手里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感觉他像在喂猴。

「喜欢就多吃一点。」

说完这句话他就站起身，往门口走去。

我下意识抬起头，目光追着他的背影一直到了门口。

阳光从门外落进来，他的身影一半落在光里，像是要就此消融。

我鬼使神差地叫住了他：「谢长越。」

他步伐一顿，停在原地，片刻后，忽然转过身，大步向我走来。

步履微微急促，行走间，有风从缝隙里穿过，拂动衣摆和袍袖。这一幕与我脑海中某个一闪而过画面交叠，等我回过神，他已经重新站在了我面前。

「映离，我要出一趟远门。京城太乱，四处警戒，你好好待在府中，不要出门。」

这是他第二次这样嘱咐我，语气愈发郑重其事。

我刚点了点头，一个吻就印了过来。

我口中还残留着桃子的香气，湿湿润润地传递过去，被送回来的时候，更为清甜。

良久，谢长越终于从我唇上离开。

「我走了，映离，不要再相信任何人。」

9

谢长越说走就走，当天就骑上马，与几个手下出了京城。

我想到他肩膀上的伤口其实并没有完全愈合，不免有些担忧。

但就如谢长越所说，京城越来越乱，即便天子脚下，戒备森严，还是没能阻挡流民的涌入，冲突频生。

我待在摄政王府中，不敢再出门。

只是听婢女提起，陈国首富楚衍失踪了数日后，又重新出现在自家府邸门口，且昏迷不醒，被小厮抬进府中后，大门紧闭，再也没出来过。

看来谢长越临走前，还是让人把他给放了回去。

从楚衍把我从青楼买回去起我就知道，他对姜令仪一往情深。

但我万万没想到，他为了不供出姜令仪，不惜捏造我与他之间有私情。

想到这里我就背后发凉，倘若谢长越不信我.....

我怔了怔。

因为我骤然发觉，倘若谢长越不信我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大骂楚衍，而是他竟然不信我？

按照我看过这么多话本子的经验，我如此在意谢长越，大概率是喜欢上他了。

可我与他之间，还隔着一个不明不白的姜令仪。

我咬着手指开始数日子，然而等我把两筐桃子都吃完了，也不见谢长越回来。

反倒是京中不断有消息传来，说太后野心渐巨，借着礼佛的名义出京，实际是为了暗中调动兵马，意图谋反。

好家伙，太后谋反，话本子里都不敢这么写。

给我传递消息的婢女童儿喝了口茶水，继续输送情报：

「公主可知，不仅您非太后所生，就连皇上也并非太后血脉？太后从京郊的长明寺中带出一个少年，说那才是真正的皇室血脉，您和皇上都是.....」

她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吐出最后两个字：「野种。」

摄政王府里，只有谢长越的很少几个心腹知道，我并不是姜令仪。

但童儿只是后厨里帮忙的小丫头，自然不知道真相，还把我当作姜令仪，又怕我伤心，所以说得小心翼翼的。

故而我慈爱地摸了摸她的脑袋，叮嘱道：

「无事。你都说了，太后要谋反，这种谋逆之人说的话，一个字都信不得。」

童儿猛点头。

「好了，你下去吧。」

童儿走后，我坐在桌前沉思了一会儿，还是有些不放心，于是准备起身，去找管家过来吩咐点事。

没成想，我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刚来到前院时，便陡然与一个行色匆匆的人相撞。

「啊！」

我被撞得连着后退了两步，等站定身子，抬头看去，才发觉面前这人看上去有点眼熟。

「山弦公主，正巧您在这儿，皇上有令，召您即刻入宫。」

他一开口我就想起来了。

这不是上回宫宴结束后，传召我去谢泽华那里的那个小太监吗。

我问他：「皇上有没有说，召本宫入宫何事？」

他摇头。

我哦了一声：「那本宫身子不适，就不去了。」

话音刚落，我便听到谢泽华沉沉的声音从门口响起：

「身子不适？朕瞧皇姐倒是活蹦乱跳得很呢。」

他竟然亲自来了！

我隐约觉得有些不妙，警惕地后退一步，谢泽华却不紧不慢踩着我的步伐跟了上来：

「皇姐难道不担心谢长越的安危吗？」

我愣了愣，心头蓦然窜上一股凉意。

「谢长越出事了？」我往前一步，揪住他的衣襟，咬牙道，「在哪里？」

谢泽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：「朕带你去找他。」

他把气氛塑造得恰到好处，以至于我深陷对谢长越的担忧之中，几乎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。

然而我跟着他的步子走到门口时，脑中忽然闪过谢长越临走之前对我说过的话。

「映离，不要再相信任何人。」

我忽然站住了脚步：「我不去了。」

谢泽华动作一顿，转头看着我，勾勾唇角：

「皇姐真是冷酷无情，谢长越可是你的夫君，你竟一点都不担心他吗？」

他明明知道我是谁，偏偏还一口一个皇姐地叫着，想必说起假话来也是毫不脸红。

但他毕竟是皇上，我又不能直接和他撕破脸。

我眼神闪烁了一下：

「我.....我有孕了，孩子不能奔波，就还是不去，让谢长越自生自灭，自己多保重吧。」

说完，我不顾面前谢泽华陡然发沉的脸色，转身要走。

后颈却骤然一痛，然后我整个人就失去了意识。

10

鸢尾花的紫色连成片，然后被马蹄踩碎，湿润的香气混合着迷迭香的味道，飘飘荡荡地游入殿内。

一身戎装的谢长越站在我面前，眼中满是痛楚之色。

奇怪的是，他看上去年轻许多，声音里含着一丝沉痛的血气。

「映离，我送你回家。」

我睁开眼睛，一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，嘴唇紧抿，眼中情绪一片沉暗，仿若夜色。

是谢泽华。

我警觉地盯着他：「你要干什么？」

他笑了起来：「皇姐连声皇弟都不肯叫了吗？」

「少废话！」我瞪着他，冷冷道，「你分明知道我是谁，却把我带进山弦公主的寝宫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」

「目的？」

谢长越扯扯唇角，声音有些阴冷，

「钟映离，你很清楚，谢长越权倾朝野，连朕也要受他辖制。无论怎么说，朕都是陈国的皇帝，岂能容他一直作威作福下去？」

哦，我懂了。

他是想拿我当人质，威胁谢长越。

谢泽华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

且不说谢长越毕竟是摄政王，感情和权势对他来说孰轻孰重很难说。

单说重要性，恐怕他绑架真正的姜令仪，都比绑架我有效。

我把这话问出来之后，谢泽华一时没说话，反倒意味深长地盯了我许久，才轻飘飘地冷哼了一声：「呵……姜令仪？」

然后他就走了。

我努力从床上爬起来，才发现自己浑身酸软无力，能走路已经很勉强，想出宫根本不可能。

寝宫门口守着两个膀大腰圆，面无表情的宫女，我问什么她们都不答，只有提出衣食住行方面的需求，她们才会照办。

傍晚，我用过晚膳，沐浴之后，让宫女帮我搬了个椅子坐在殿外，盯着那片鸢尾花发呆。

谢泽华忽然出现了。

他提了一个油纸包放在我面前，若无其事地说：

「朕命楚衍给皇姐买了宫外的桂花糕，皇姐来尝尝？」

我已经懒得纠正他的称呼，何况这人天天给我下软筋散，令我全身无力，我很愤怒，实在不想理他。

结果谢泽华还不屈不挠：

「皇姐这样生朕的气，是气朕将你带进宫中，还是气谢长越迟迟不来救你——和你腹中的孩子？」

最后几个字，他说得尤为轻浮。

当初，把我带进宫的第二天，谢泽华就找了太医来给我诊脉，确定了我没有身孕之后，他就让太医退了下去，然后对着我冷笑。

我强撑气势：

「笑什么笑？若不是你强行打昏我带进宫来关着，我的孩子怎么会没了？」

这话刚说完，谢泽华忽然欺身上前，整个人覆在我身上。

我吓了一跳，想推开他，然而身中软筋散，手上一丁点力气都没有，软绵绵的抗拒反倒有了几分欲拒还迎的感觉。

谢泽华低头在我唇上点了点，目光灼灼地盯着我，眼中染上一点欲色。

他哑着嗓子说：「朕可以还你一个孩子。」

我心头大惊，拼命挣扎，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气，还真让我把谢泽华给掀开了。

他也不恼，在床边站直了身子，淡淡道：「既然映离不肯，那就算了。」

桂花糕被放在我旁边，散发出十分清甜的香气。

我认得，这就是摄政王府附近，那家京城老字号糕点铺里的桂花糕。

我严重怀疑，楚衍是故意的。

为了报谢长越把他抓回去的仇。

我冷淡地说：「没胃口。」

谢泽华沉默片刻，忽然道：「等你见到谢长越，兴许就有胃口了吧？」

我本来已经在心里反复说服自己，不管谢泽华说什么都不动怒，这下还是忍不住抬起眼看他：「谢长越回来了？」

谢泽华扯扯唇角，眼神里多了一丝凉意：「放心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。」

接着他一把抓起桌上的桂花糕，丢在地上，淡淡道：「皇姐不想吃，就丢了吧。」

说罢，他拂袖而去。

我盯着满地的桂花糕碎屑，怔怔地想着事情。

这些天，我住在姜令仪从前的寝宫中，脑中和梦境里，出现了越来越多支离破碎的画面，熟悉却又陌生。

我怀疑，我以前真的在这里住过。

只是发生过一些事情，让我丢掉了这段记忆，想不起来了。

望着夜色下舒张的鸢尾花，我莫名有种直觉——很快，我就会知道事情的真相了。

事实证明，我的直觉很准确。

因为没过两天，我还待在殿内纳凉的时候，忽然隐约听到外面传来什么动静。

接着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宫殿大门被谢泽华蓦然推开，面沉如水的他大步走进来，一把从软榻上拎起我。

他冷冷道：「你不是想见谢长越吗？朕现在就带你去。」

谢泽华把我一路带出寝宫，带到朝阳殿外，两军对峙的现场。

台阶之上，是他和他的宫廷禁卫军，还有被他挟持的我。

台阶之下，是一身玄衣，面色沉冷的谢长越，他身后的铁甲军——

以及站在他身侧，一袭红衣，眼神凛凛的姜令仪。

看到她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，为什么我冒充她也没人认得出来。

她的脸，她的五官，她尖尖的下巴，还有那双粉褐色的眼睛，几乎同我一模一样。

只不过她身上那股独一无二的高贵气质，我这种冒牌货，恐怕下辈子都学不过来。

但这气质，偏偏又与她身侧的谢长越无比相配。

我心头陡然冒出一股酸涩。

谢长越看到谢泽华身边的我，神情就微微一变，接着从腰间利落地抽出长剑：

「皇上绑走本王的夫人，究竟有何用意呢？」

谢泽华似笑非笑：

「皇叔记错了吧？你身边的那个，才是朕的皇姐，你的正妻，山弦公主姜令仪。」

「皇姐」两个字，他咬得极重，以至谢长越身边的姜令仪面色愈发冷凝。

她冷冷地看着谢泽华，连余光都没给我一个：

「谢泽华，本宫说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进宫为妃，你真以为找个冒牌货回来，就能一辈子顶替本宫的位置？」

谢泽华好像对这两人直呼其名的行为一点都不生气，仍然在笑。

「皇姐说笑了吧？这天下之人恐怕都心知肚明，你与朕之间并无血缘关系，又何谈什么不韪呢？」

天下人？

我在一旁诚实道：「不，像我嫁进摄政王府之前，就不知道这事。」

「.....」

谢泽华笑容一僵，目光扫过我，咬牙道：「闭嘴。」

他手里的匕首还抵着我的后腰，我只好乖乖闭嘴。

谢长越看着我，阳光把他的瞳色照得极浅，里面一片平静无澜。

我心头发酸，略略抬高了嗓音道：

「王爷既然寻到了真正的公主，我也可以功成身退了。」

就是不知道，姜令仪那些嫁妆能不能不退，我都用了一些了。

谢长越微微一颤，眼中一瞬波澜涌起，再不掩饰清晰的痛楚。

他没回我的话，却对我身边的谢泽华说：「皇上究竟怎样才肯把映离还给我？」

谢泽华不答话，又深深地看了他身旁的姜令仪一眼。

那眼神，万分复杂，似乎连姜令仪本人也有些微的触动。

我终于看明白了，谢长越、谢泽华和楚衍喜欢的人都是姜令仪，但这三个人，姜令仪一个都不喜欢。

所以她不入宫为妃，不嫁楚衍，宁可去深山隐居，也不与谢长越成亲。

「映离？」谢泽华低声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，忽然笑起来，「皇叔莫不是忘了，她钟映离与山弦公主，本就是亲姐妹？当初姜将军战死沙场，膝下一对刚满月的女儿，一个入了我谢家皇门，做了金枝玉叶的公主；一个流落民间，干着街头最下九流的勾当——皇叔可分得清楚，自己倾心之人究竟是谁吗？」

？？？

他说什么？？

我震惊地看着身旁的谢泽华，迟滞许久才理解了他这一段信息量巨大的话。

然而还没完，谢泽华又把原本抵着我后腰的匕首抽出来，横在了我颈间：

「皇叔娶了朕名义上的皇姐山弦公主为妃，朕则纳民间之女钟映离入宫，以贵妃之礼厚待，皇叔可有异议？」

谢长越闭了闭眼睛。

「皇上，臣明白。当初的事情，是臣自作主张，才将映离牵扯进来，还望皇上不要怪罪映离。臣自请求去，献上铁甲军与玄甲军兵符，从此再不过问朝政。」

这一段话，他一字一句地说完，似乎耗尽了全身的力气。

「臣把公主还给皇上，现在皇上可以把映离还给臣了吗？」

我愣愣地瞧着他，心头被密密实实的疼痛与酸涩填满。

谢长越目光不动地凝视着我，声音听上去好温柔。

他说：「映离，别怕，我送你回家。」

这句话像是打开了什么尘封已久的禁锢，一瞬间，潮水般的记忆涌上来，几乎将我全然吞没。

十四岁那年，我在街头卖艺时，忽然有人将我掳走，一路带进宫中，一座富丽堂皇的寝宫里。

这寝宫门前开遍鸢尾花，极好看，而宫内，琉璃屏风晶莹剔透，幔帐轻柔似雪，香炉里有迷迭香淡淡的味道。

我就是在这里认识的谢长越。

那时他尚且十分年轻，面对我时却很温柔，一进门就问我：「离开你爹娘，可还习惯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又点了点头：「是有些不习惯，可他们对我不太好，我连饭都吃不饱，这里却有很多好吃的。」

谢长越眼神微微一凝，随即一只手便落在了我头顶。

「那你就在这里，多住些日子。」

我在这里住了一年。

谢长越几乎每天都会来，教我读书识字，给我做漂亮的裙子，还给我买许多好吃的点心。我咬着桂花糕，怕他一不高兴觉得我白吃白住，以后就没有这些东西了，于是在他第二天进门时，主动提出要给他表演杂耍。

说完，不等谢长越同意，我便当场给他表演了一个接连后空翻。

但我学艺不精，翻到一半便脚下一滑，摔倒了，还擦伤了手心。

谢长越一边给我上药，一边无奈地告诉我，我不需要表演什么才艺，只是以后可能会有奇怪的人隔三岔五过来，让我要记得，面对他们时，自称是山弦公主。

「倘若他们问起别的，你只冷着脸，什么话都不用答就行。」

我虽然觉得奇怪，但还是照做了。

从那天起，不仅白天会有人过来盘问我，甚至夜里也会有人偷偷潜进来，将锋利的刀刃抵在我喉咙上，让我交出兵符。

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兵符，便冷着脸不说话，谁知那人一怒之下，竟然将匕首插进了我肩头。

我尖叫一声，疼昏了过去。

再醒来时，脸色苍白的谢长越便守在了我床前。

接触到我尚且有些迷离的目光，他嘴唇翕动两下，忽然伸出手来，握住了我被子里的手：

「令仪，你不要怕，以后我只要有空，夜里都会来陪着你。」

我觉得他真奇怪啊，我明明叫映离，他却发不对我名字的读音。

但想到谢长越晚上会来陪我，我还是很快乐地点了点头。

到了那天夜里，他屏退下人，坐在床前守着我睡。

我却往里退了退，给他让出了一块地方，示意他上来一起。

谢长越眸光微微一深，摇了摇头。

我们在街头卖艺时，我听隔壁帮厨的大婶提过，倘若女子倾心哪个男子，日后就会同他一起睡觉。

想到这里，我便对谢长越说：「我倾心你，我们可以一起睡。」

但他最后还是没有同意。

只是我睡到深夜，朦朦胧胧感受到有什么柔软的东西，在我脸颊上轻轻碰了一下。

谢长越一开始，的确是每一夜都来陪着我的，可他后来似乎越来越忙，三四天才来一回。这时候，夜里来的人又频繁起来，他便拨了几个穿得乌漆嘛黑的大哥守在门口，说是他的心腹暗卫，可以保护我。

我在这样险象环生的环境里生活了大概一个月。

直到那一日。

我刚起来，洗漱完毕后，想去寝宫门前采些鸢尾花回来。

然而我刚提着裙摆到花丛前，远处忽然传来喊杀声。

接着一阵急促的响过后，一堆人涌进来，将鸢尾花踩得粉碎。

他们手里的刀剑还在淌血，我吓得尖叫着往殿内跑，谢长越那几个心腹暗卫都在拼命抵御，可还是难顾周全。

几个人追着我进门，掀翻琉璃屏风，在清脆的碎裂声中，长剑从我身后肩头，再一次刺了进来。

谢长越赶到时，那人正好将剑抽出来，我的血洒在幔帐上，身子无力地倒下去，只来得及与谢长越剧痛彻骨的眼神对上短短的一瞬。

「映离，是我的错.....我不该为了保全令仪和她手里的东西，把你接进宫中来.....」

他颤抖着抱起我，贴着我逐渐失温的脸颊，踩着满地浸了血的鸢尾花碎片，一步步向外走去。

我嘴唇一张一合，艰难地同他说：「这一次.....你总算叫对我的名字了.....」

原来谢长越，同梦中那个教我读书识字的「神仙」，本来就是一个人。

从记忆中抽身，我看到两块牌子被谢长越用力抛上来。

他抛得真准，竟恰好一前一后落入谢泽华掌心。

想来这两样东西，便是那玄甲军和铁甲军的兵符了。

谢泽华拿在手里把玩了一番，估计在鉴定真伪，然后他一把将我往前推去：「去吧。」

我一个踉跄，险些从台阶上滚下去。

等站稳后，立刻转头对他怒目而视：「东西都拿到了，你他娘的推我的时候就不能轻点？」

这话骂完我立刻就提着裙子往下跑，可惜药效还没散，跑得不快。

往前了几步，我下意识回头去看，本来以为会对上谢泽华怒气勃发的脸，没想到他竟然一副愣怔的样子看着我。

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赶紧溜了。

走下台阶的时候，正好与往上走的姜令仪擦肩而过。

她冷淡的声音飘进我耳朵里：「你是我姐姐，我总该救你一回。」

然后她步步走上台阶，面无表情地站在了谢泽华身边。

我很清楚，刚才谢泽华下了旨，我与姜令仪，他身边必然得留一个下来。

姜令仪救了我。

我与她虽然是姐妹，却自有记忆起，这一生只见过这一回面。

只这一回，她便救了我一次。

我刚到谢长越身边，就被他扣住手腕，一把扯进怀里。

他的怀抱温热坚实，六年前，也曾经这样紧紧地抱住过我。

我心中又酸又甜，说不上是什么感觉，只是下意识用力，想从他怀里挣出来。

谢长越轻颤了一下，到底放开了我，却还是扣着我的手，带我往身后的宫门走去。

铁甲军自动为我们让开了一条路。

我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脊背莫名发凉，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。

谢泽华竟然搭着弓，箭尖直指我与谢长越的后背，好像随时都会放开手，让箭射出来。

我头皮发麻，连忙冲着他大喊：

「谢长越，君无戏言，你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皇上了，说话得讲信用！」

谢泽华动作一顿，终究还是缓缓将弓箭放了下来。

他的眼神穿过人群，遥远地落在我身上，当中似乎藏着无数纷杂的情绪。

我辨认不清，也不想辨认。

我牵着谢长越的手，一步步走出了这座富丽堂皇的牢笼。

终其一生，我大概都不会再回来了。

13

刚出宫门，我就甩开了谢长越的手，面无表情地望着他。

谢长越长长的眼睫颤了颤，伸手来握我的手，嗓音里满是小心翼翼：「映离……」

「摄政王是假戏真做，所以最后放弃了姜令仪，选了我？」

我挑了挑眉，语气十分嚣张。

「不关令仪的事，映离，从头到尾都是你，都是我和你之间。你也不是令仪的替身，从一开始，我心仪之人，就是你。」

谢长越的手，终于握到了我的。

我没有再甩开他。

其实我本来也不是特别生气，只是想故作姿态一下。

记忆恢复后我就知道了，从一开始，谢长越动心的那个人，就是我。

没有姜令仪，没有山弦公主，只有我。

真好。

宫门口停着一辆马车，是他早就备好的，我与他一同上了车。

在封闭的环境中，他总算同我说起了那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

我本名与姜令仪一样姓姜，是二十年前那位姜将军的夫人，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女儿。

然而，我与姜令仪还未满周岁时，陈国便起了内乱，蛰伏已久的异姓王连夺十三城，将先皇逼入绝境，姜将军也被困城中。

关键时刻，他命下人将我与姜令仪分两路抱出城，将我送去山间一对乡野夫妇处，姜令仪则送往京城。

他说，倘若陈国真的不复存在，姜家也该留下血脉。

只是我这人自小就倒霉，姜令仪去京城的那条路更为险峻，但无事发生，她平安到达。

后来凭借姜将军心腹暗藏的玄甲军虎符，入了皇室，做了公主。

甚至先皇给她安排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身份，说她是姜将军的妹妹与自己生下的女儿，为感念姜将军的牺牲，给她留了姜姓。

而我去往山间的半路，遇上暴雨，下人跌落山崖，以至我被某对夫妇捡了回去，本来是想给他们儿子做童养媳的。

但后来阴差阳错，成了他们名义上的女儿，和他们卖艺技术的主要传承人。

年幼的谢泽华登基后，皇权分散，全靠谢长越一点点收拢回来，却大都把控在他手中。

另有一部分权利，在太后手里。

她野心不小，将先皇原本打算赐死的孩子暗中养在长明寺，又妄图从姜令仪手中夺走玄甲军的虎符。

姜令仪是个机智又谨慎的人，她打死不承认虎符在自己这里，谢泽华，太后，谢长越，她一个都不信。

最后无奈之下，谢长越只能暂时将她送走，把我接进宫，想通过一些不太正当的方式逼姜令仪拿出虎符，同时用一问三不知的我，断了太后的念头。

于是他千方百计从我父母那里接走了我，带进宫里。

没想到在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他竟然喜欢上了我，又亲眼目睹我一次次受伤，最后险些重伤死在他面前时，他终于万分懊悔。

「我宁可从来没认识过你，也不愿意看着你在我面前，几乎没了声息。」

谢长越牵起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地贴在他脸颊上：

「映离，那天太后操纵人发动宫变，所以那群人才找到了你。你的裙子上都是血，我把你带出宫，找了一位神医。他说能救活你，只是恐怕你会忘掉这一年的记忆。」

当时，谢长越没犹豫就同意了。

他想，我已经命悬一线，留在宫里的这一年于我而言，或许并不是什么好的经历。

不管是开心的、痛苦的，还是那些对他怦然心动的记忆，都一并忘记，连他也不要想起。

后来我伤好后，谢长越令人把我送往江南富庶之地，他已经在那里为我找了一户好人家，记为养女。

只是他没想到，谢泽华那时候就开始布局了。

谢长越派去的人，本来要杀掉那对苛待我的卖艺夫妇，却被谢泽华派人替换下来，瞒天过海。

接着谢泽华的人又半路把我掳走，还给了卖艺夫妇，还叮嘱他们不要声张，等四年后将我卖入京城青楼，自有人会给他们丰厚的报酬。

谢泽华是个合格的君王。

羽翼未丰时，他利用谢长越帮自己收拢权力，制衡太后。

后来谢长越去找姜令仪交换筹码，拿到了玄甲军的虎符，将太后一党尽数诛杀时，他又将我掳进宫，用以威胁谢长越，归还兵权。

我问他：「所以太后出宫礼佛，就是为了把那个她藏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带出来，然后名正言顺地谋反，是不是？」

「不止。她还派了人去山间寻找姜令仪，想从她那里拿到玄甲军虎符。」谢长越说，「我及时赶到，救下了姜令仪，她心生感激，这才愿意交出虎符。」

听完这一连串漫长往事，马车也已经停了下来。

只是，停在了一处陌生的宅子外。

「摄政王府，我们是回不去了。」谢长越扣着我的手，牵我走了进去，「谢泽华已经给我定好了罪名，以后陈国不会再有摄政王和山弦公主，只有定居在京城商人谢长越和他的妻子姜映离。」

这处陌生的五进大宅，是谢长越一早就买好的。

摄政王府的下人们早就陆陆续续迁了过来，不仅如此，连原本姜令仪的那些嫁妆也一并搬了过来。

谢长越说，这就是我们目前全部的财产。

其实也不少了，但我还是有些懊悔：「早知道当初偷买那些零嘴小吃的时候，就不用这些嫁妆钱了，还能多剩点。」

谢长越：「……」

他带着我熟悉了一下宅子里的环境，就回到了房间。

时至黄昏，天色微暗，房门在我们身后合拢。

谢长越揽着我坐在床边，低头吻了吻我的眼睛：「还生气吗？」

「有点。」

他叹了口气，掰过我的肩膀，认真地瞧着我：

「并不是我不告诉你真相，是之前，大局未定，太后和谢泽华都虎视眈眈地盯着，你不知道这些事，才是最安全的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其实我并不是为这事生气。」我盯着他的眼睛，「我是气你，为什么要擅作主张把我送走，送去江南富庶之地的富饶人家，把我养到十八岁，然后出阁嫁出去，是不是？谢长越，我当时就说了，我喜欢的人是你，你分明也喜欢我，却愿意眼睁睁看着我嫁给别人——恐怕你的喜欢，也没有几分真心吧？」

我作势要走，果然刚一动作，就被谢长越拽回去，顺理成章付在了他身上。

我的手指，正好碰着他线条利落优美的下颌。

不由心生绮念。

谢长越一时并未察觉，只是急急同我解释：

「不是的，映离。只是那时乾坤未定，何况你好不容易保下一条命，又已经忘了我，我不想你再为了我受伤。至于嫁人——」

他顿了顿：「我不会让你嫁给别人的。我是想，倘若京城局势定了，我会寻到江南去，亲自把你接回京城。」

谢长越终于发现我的手已经从他衣襟探了进去，连忙按住我的手，咬牙道：「映离！」

我无辜地抬起眼看他：「怎么了？玩一下你就不高兴了？」

好吧，我是故意的。

有些事情有过第一次后，便食髓知味。

谢长越将床帐放下来的时候，我还在假模假样地喊：「你干什么？这可是白日宣淫。」

他低笑一声，凑过来咬我的嘴唇：「夫人，已然天黑了。」

温热的手指沿我脊背一路往上，停在后背留下的疤痕处，怜惜地摸了摸。

意乱情迷间，我忽然反应过来：「其实洞房那一晚，你一早就认出我了，是不是？」

他的动作微微一顿，终于点头承认。

谢长越说，如今局势渐稳，太后又开始蠢蠢欲动。

姜令仪四面楚歌，甚至不惜去江南避祸。

为了从她那里拿到玄甲军虎符，也为了保护她的性命，他和谢泽华商议后，才决定求娶她。

「我虽然求娶令仪，却并未打算真的与她做夫妻，打算平息局势后便求旨与她离，再去江南找你。」

「只是没想到，谢泽华从那时就算好了，要把你换进来。」

后来，谢泽华安排我嫁给谢长越，又入宫回门。

太后不见真正的姜令仪，心生急迫，仓促动手，这才被他们抓住了破绽，一举击溃。

谢长越抚着我的眼睛：「挑开喜帕的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了，你不是姜令仪。」

但他竟然还是假模假样地装作不知，还剥了我的衣服才停下来。

「谢长越，你果然是馋我的身子许久了——」

「嘘。」他将食指抵在我嘴唇上，眼神暧昧地扫过我胸口，「我只是想知道，夫人是不是长大了。」

14

后来，我让谢长越去打听了我那对便宜父母的消息，才得知，因为便宜哥哥成亲后还在赌钱，欠下上千两，妻子被娘家人接走，他们一家三口以劳抵债，最后没了性命。

「上千两？怎么会欠这么多？」

我望着谢长越，神情狐疑：「是不是有你的手笔？」

他笑而不语，反倒很有闲情地剥了个水蜜桃，放进我手里。

这是默认了。

我对那三个人没什么感情，只觉得大快人心。

姜令仪的嫁妆被我变卖了一部分，在京城开了家酒楼，连同旁边的茶楼，每日请人过来卖艺，表演喷火吞剑和胸口碎大石。

有一回我兴致来了，非要亲自下去表演，谢长越拗不过我，同意了。

没成想我一个后空翻接劈叉，火没喷出来，倒是扯伤了大腿根，最后被他抱去了医馆。

夜里，我光着两条腿躺在床上，等谢长越来给我上药。

他动作不重，但我还是疼得呲牙咧嘴，眼泪汪汪地开始迁怒：「都怪你，把我娇惯坏了，原来我做这个动作很轻松的。」

谢长越顿了顿，无奈地说：「嗯，是我不好。」

他上完药，回身去捧了账本过来：「那就劳烦映离以后帮忙看账本，管着家里的钱财吧。」

天气炎热，我在家里一边吃冰镇桃子一边看账本时，谢长越就在旁边给我弹琴。

弹的是《凤求凰》和《缠绵谱》。

我咬着一口桃肉抬起头，正巧看见幔纱被风轻扬，他一袭薄衫坐在水榭里，露出大片白皙赤裸的胸膛，隐约两点朱红，长发散落，眉眼风流。

曲子弹得自然也是极好的。

我就说吧，他挂个牌子就能去南风馆营业了。

后来我伤好后，去店里查账时，在门口碰上了楚衍。

他噤着嘴唇，小声跟我说了句对不起。

一瞬间，新仇旧恨涌上心头。

「听说令仪很得皇上宠爱，不日就将被册封为皇后了，楚公子可还觉得开心吗？」

楚衍的神情立刻黯淡下来。

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，满意地离开了。

姜令仪的封后大典是三个月后举行的，那一日正好是中秋，皇上大赦天下，免了一年的税收。

我十分开心，从店里回去的时候，给谢长越拎了一大盒椰蓉馅的月饼。

他拈起一块月饼，忽然问我：「当初谢泽华一心想接你入宫，倘若你同意，或许今日皇后就是你。」

我不屑道：「我疯了，留在他身边继续当姜令仪的替身？」

谢长越却轻声喃喃：「替身？那倒未必……算了，他自己知道孰轻孰重，我又何必替他挑明？」

我没听清他在自语些什么，只是皱皱眉，继续道：

「再说了，我又不喜欢谢泽华，他脑子好像有点问题似的。之前第一次进宫，他看到我趴在桌上读书，又看我练习劈叉和喷火，就老用奇奇怪怪的眼神盯着我。」

谢长越愕然地看了我片刻，等回过神来，笑得前仰后合。

笑过后，他颇有闲情地去取了琴过来：

「我给映离再弹一曲吧——当初想教你学琴，你始终没学会，倒天天缠着我要听。」

他开始拨弦。

我吃了块月饼，觉得有些腻，又喝了口茶压下去，然后就支着下巴，专心致志地瞧着他。

琴音入耳，声声清灵。

做皇后有什么好的？我要爱人在侧，金钱在手，红尘滚滚，闺房之乐。

如今，全都有了。